



青田公益广告 QingTi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

倾心呵护青少年 努力促进你成长



青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

大猷街九号

□ 米歌 著

(上接5月17日四版)

长的又高又瘦，手长腿长的神驹子，连夜疾走如飞回到师姑田。情况比他想象与担心的更惨。

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子，所有房子，被烧得净光，残墙断壁，满目疮痍。

房子烧了可以再盖，村子毁了可以重建，可人死了不能复生。在这次浩劫中，他的姆、小妹和他的娃全没了，妻子精神受到刺激成了白痴，坐那里不吃、不喝、不睡觉。两岁多早已断气的儿子，仍像平时喂奶那样，抱在她怀里，不肯放下。嘴里不停念叨，我有罪，我杀了自家的娃。

祸筒直从天而降。

师姑田村处在山坳坳里，距离湖边乡署十多里地，像个世外桃源，跟外界少有往来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偶尔窜犯青田的日寇，会去那样的偏远小山村祸害百姓。

师姑田到湖边，或者去县城，都得经过一个叫梵宗祠的寺庙旁边。梵宗祠是遏制日军从县城，西去丽都的一处制高点，驻扎着国民党第33师的一个连队。日寇从瓯江对岸的石溪，渡江过去，两军开始交火。国民党军一连长中弹身亡，连队不敌溃散。梵宗祠很快落到日军手里。

信息闭塞的师姑田人，根本没听说过有鬼子来青田，更不知道梵宗祠已被鬼子占领。

一大早，神驹子他姆带着十多岁的小妮子，去梵宗祠许愿。

半道上，她们遇见了夜宿梵宗祠的鬼子马夫，牵着马，上山喂吃带晨露的嫩草。

小妮子从未见过高头大马，和戴“屁帘帽”的鬼子，歪着小脑袋，瞪大眼睛看稀奇。姆赶紧把小妮子拉到怀里，远远避到一边，等待鬼子与马过去。鬼子迟迟没有

过去，像恶狼般眼里放着绿光，咧着嘴，叫着花姑娘，向她们逼近。他拔出匕首，在母女俩面前比划几下，将他姆怀里的小妮子抢过去。小妮子哭天喊地，呼天唤姆，叫救命。

手无寸铁的他姆，在凶神恶煞兽性大发的鬼子面前，又能怎样！她能做的只是边骂畜生，边念阿弥陀佛，保佑小妮子不要出别的事。除此之外，她唯有打开手中的油纸伞，给她当遮盖布。

那畜生正在为他的兽性发泄，做着准备。他发现几十米之内，竟然没有一棵大树，找不到一处拴马的地方。只好将手中的缰绳，拴到自己的一条脚脖子上。担心马儿脱缰，还系了死结。祸便是他自己这样埋下的。也许在这个时候，神驹子他姆的一声，打开手中那把全新的油纸伞。

也许是从没听过，伞噱地打开的声音。也许是从未见到过，黄色的油纸伞撑开的样子。也许是两则兼而有之。那高头大马，啾地一声嘶鸣，凄切尖细，穿云裂石。然后，发疯似的飞奔，带着缰绳，拖着那鬼哭狼嚎般狗日的鬼子。

母女俩被眼前的情景，吓得目瞪口呆。等到不见了那马和人的踪影，听不到马和人的嚎叫声，缓过神的她们，想到了回家，赶紧往回跑。

到了家里，一屁股坐地上，半天缓不过气。气喘匀了，脸仍白得像张纸。神驹子老婆从未见过婆婆这个样子。

这母女俩怎么了，路上撞见了不成！她抱着奶在怀里的娃，跑去向同族的甲长求救。

这麻烦怕是惹大了。有见识和应对能力的甲长，向母女俩了解情况后，一面安排两位后生到村口放哨，一面挨家挨户，通知

村民们转移到后山躲避。

鬼子马夫被他自己饲养的马，一路拖着，撞得血肉模糊，一命呜呼。驻扎在梵宗祠的鬼子，见此情景，大为震惊，愤怒无比，倾巢而出，找上村来。

一路上，不停咆哮嚎叫：八嘎呀路！死啦死啦的有！

鬼子赶到，对村子形成四面合围之势。然后，破门而入，挨家挨户地搜。见到有价值的东西就拿走，没用的便砸。再然后，有鬼子举着点燃的火把，比比划划，依哩哇啦嚎叫。

躲在后山的村民听不懂鬼子的话，但大致能领悟那动作与话语的含义，意思是：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谁杀了他们的人，赶紧出来。否则，将连累大家，把整个村子，一把火烧了。

村民们不再平静。谴责神驹子他姆不该连累全村的人。

鬼子是好惹的吗！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出去认了呗！敢作敢当呀，当缩头乌龟有意思吗。就是啊，做了好汉，又当狗熊，算什么呀！

也有帮神驹子姆说话的：她认了，其他人就真的能没事？

是啊，鬼子向来反复无常，哪有信用可讲！

南京大屠杀，鬼子杀了四十多万同胞，是因为之前要谁招惹过他们吗？帮他说话的还有那位同族甲长。甲长当过两年国民党兵，比一般人更有见识，眼光看得更远，对人也更加宽容。

可无论人家怎么说，有没有责怪她，神

驹子他姆都自责得不行。她知道，神驹子这娃在外没学好，手脚不干净，平日里她都在吃素念佛，行善积德，为他赎罪。没想到这次她，一把普通的油纸伞，一个很平常的撑伞动作，竟惹出这么大的祸，还连累到全村的人，她深感罪孽深重！她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婆子，能担得起这个责，赎得了这个罪吗！

天将擦黑，鬼子的火把点燃了村里的房子。全村的房子都是坂木结构，在干燥的秋风助推下，燃得特别猛。烈火映红大片的天空。有后生摩拳擦掌，要冲下山与鬼子拼命。有老年人心疼家里置办不久的家具，和刚刚入库的秋粮，磕磕撞撞要冲进火海，抢自家的东西。所有失去理智的行为，都是无补，都让甲长拦住。

唯有已经在邻居帮助下，躲到山上的神驹子他姆，包括那个受到严重惊吓，变得魂不守舍的小妮子，她们是在什么时候，重新回到自己家里，谁也没发觉。

鬼子撤走，大火差不多燃尽，躲山上的人回到村子，甲长在清点人数时，没见着神驹子他姆、他老婆、他小妹以及他的娃。甲长亲自带人上山去找。先找到他老婆和他的娃。老婆两眼发直，傻傻的坐一块石头上，怀里抱着她两岁多的娃，嘴里不停念叨，罪孽呀，我杀了自家的娃。

两岁多的娃，确实是被他老婆自己捂死的。娃感冒发烧，难受，一直哭闹，让老婆特别担心。婆婆惹了这档子事，把鬼子引到村里，连累到左邻右舍，正遭大伙指责。要是再因为自家娃的哭闹，暴露了大伙的藏身处，自己不成了更大的罪人，罪上加罪了嘛！

娃哭呀闹的，一出声，她一面哄他，乖乖莫哭，你大给你带好吃的，一面捂他嘴。

一直哄，一直捂，到了他不再发声，没有动弹，也没了鼻息。可怜的娃，就那样在他自己亲姆怀里，让他亲姆的手，夺去小生命。

神驹子他姆与他妹的尸体，是次日人们在他家火烧基的灰烬里找到的。那已算不上尸体，情况惨不忍睹，四肢和脑袋无法辨认，只留下缩成一团的两截炭黑色肉团团。邻村一位好心人，从自家带了只破箩筐，和两条破被单，在村外一处荒坡地里，将母女俩两截躯干埋了。

神驹子回到村里，埋了自家的娃，在母亲坟头跪了足有半个时辰，给村民们每户留下一块银元，离开生他养他的师姑田。他将沉浸在失去亲人悲痛中的老婆，托付给娘家人。擦干眼泪，只想着报仇雪恨。

相约过几天去找阿迁，一起杀鬼子，他已等不及。他是迫不及待，即刻，马上，随时，遇上鬼子便杀。首选目标，自然是梵宗祠的鬼子。他们是导致他姆、小妹和娃，痛失生命的直接仇人。此仇不报，他神驹子枉为做人。

他没别的武器，只有飞镖。单枪匹马的，光有飞镖，乘人不备，杀一两名哨兵，不在话下，明着跟鬼子硬拼，肯定占不到多大便宜。听说本县吴奋、万山等游击根据地群众，能用老棕榈树干制作土炮，他花了三块大洋，去买了一门，树干如碗口般粗大。扛着土炮往回赶的途中，他兴奋异常，他想这回够让鬼子吃一壶的了。

土炮扛上了梵宗祠一侧的山上，支起来，空瞄准了半天，已没人在梵宗祠出入，鬼子早撤了。(未完待续)

